

原创成果

中国武术的文明演进理路研究

陈青¹, 张杨^{2,3}, 张晶¹, 周嵩山¹

(1. 河北体育学院 武术系, 河北 石家庄 050800; 2. 西北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3. 北京师范大学 体育与运动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底蕴深厚的中国武术以何种形态演进关乎中国武术的生存和发展。习武人在由敌至友的对象性活动演进中, 善良之知驱动创造性思维, 主动、智慧地利用武术元素力量进行涡旋脱域, 聚合为以武术套路为主体的象征标识, 并返场对中国武术再定序。武术套路这种为生命、为生活的重构形态使中国武术具备了有序、有益、成熟、共享为人的文明属性, 成为以非对抗的技术秩序引领人体文化的文明成就, 这是中国武术的整体生成和持久发展的理路。中国武术不可随波逐流, 应循自身演进规律, 坚守民族文化阵地, 基于以武术套路为主体的中国式现代文明新形态进行传承。

关键词: 中国武术; 对象性活动; 脱域; 文明新形态; 传承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5498(2025)12-0058-10 **DOI:** 10.16099/j.sus.2024.07.26.000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 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武术传承和发展的方向。然而, 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 特别是受到百余年的竞技体育冲击后, 中国武术是纳入西方竞技体育阵容, 还是坚守民族文化阵地, 迄今缺乏明确定位。中国武术以何种形态演进亟待武术工作者思索。本文基于人的对象性活动、脱域、文明升华等理论, 根据习武人悄然变化的习武思维和行为, 通过文献综述、思辨推理和实证印证, 探寻中国武术技术结构和表现形态的文明升华规律, 进而论证中国武术文明演进理路。

人能够创造文化, 更能生成文明。人在大千世界里面对纷繁的对象, 其对象性活动异常繁杂。对象性活动会生成相应思维, 表现对应行为, 创造各色文化, 拥有丰富拳种的中国武术表现明显。中国武术经历了“由敌至友”的客观对象性活动变异, 通过“行分意合”的脱域, 在“向善而生”中实现了新秩序的重构。面对

习武人对象性活动的变异引发的习武行为、武术结构与原生态分离, 习武人始终不改技击为本的初心, 并不懈地寻求新秩序聚合武技, “行分意合”贯穿中国武术历史。“行分”脱域不以习武人意志为转移, 却为实现符合时代要求的塑人“意合”重构奠定了基础。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习武人以善良意志、文明规范的形态重构以武术套路为主体的中国武术, 实现了中国武术的多元并存, 强化了中国武术的文明演进理路。最终, 在“向善而生”的文明历程中, 汇聚有序、有益、成熟和文明共享属性的象征标识——武术套路推动中国武术演进, 使中国武术成为生命、为生活、为人的文明形态。

1 由敌至友: 中国武术的文明转向

从历时角度看, 历代习武人面对着不同的对象, 大体经历了蒙昧时期的野兽, 发展阶段的敌人, 转折阶段的对手、同门, 成熟阶段的学生、友人与自我等对象。即使在共时阶段, 习武人也会在不同场域面对不同对象。对象的转换是客观存在的, 由于对象的改变, 习武人的习武心态、持武行为, 甚至武术的结构都发生了相应变化。

收稿日期: 2024-07-26; 修回日期: 2024-09-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1BTY106)

第一作者简介: 陈青(ORCID: 0009-0001-2371-7659), 男, 浙江瑞安人, 河北体育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武术文化的文明化, E-mail: wysr388@126.com

当习武人将对象锁定为敌人时,此“干戈之事”的对象性活动必须使用“上打阳,下打阴,两边打肋,中打心”^[2]的一招制敌之法。庶人格斗使用“上斩颈领,下决肝肺”^[3]的招法;将士征战疆场,更是手持利刃“以巧胜拙,以术御力”“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先秦时期,“齐愍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士胜”^[4],三支劲旅无一不是由经过官方严格训练的,掌握一招制敌技法的武士群体构成的^[5],其“练为战”的指向性十分鲜明。

当与对手、同门较量时,相同的拳法、腿法、拿法却是点到为止的。从《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的“太子学用剑,自以为莫及。闻郎中雷被巧,乃召与戏,被一再辞让,误中太子”^{[6]7791}片段中可以看出,雷被虽未完全做到点到为止,但已有强烈的点到为止意识。相比而言,曹丕能用甘蔗三次击中邓展手臂,说明其剑法已达游刃有余的程度。民间高手常持裹有白灰包的大枪相击,依留在对手身上的白点判胜负。形意拳师薛颠在与人交手中,一搭手便告知对方“你晚了”^[7]。可见,技精者方能驾轻就熟,达“技精而入乎神”的“练为神”境界。

当把对象指定为自我时,习武则成为技术精湛的快感体验和身心修为的崇高感悟。据载,郭解秉持“其言必信,其行必果”“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及解年长,更折节为俭”,彰显“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6]8066}的侠义品质,这影响着后代习武人借武术套路实现自我修为。武术套路带给人的身心体验十分突出,越女“追形逐影,光若仿佛”的迅捷,裴旻“掷剑入云,执鞘承之”的精准,公孙大娘“来如雷霆,罢如江海”的气势,路岐女媧“令人观睹”的魅力,处处展示出习武人陶醉于精湛技术、沉迷于“止戈”的武德之智、武德之仁意境,这一切助力修养达致“德行一也”的致臻境界。后世习武人纷纷通过武术套路“亮拳”展示自我,运用“花拳”愉悦身心,“以武为舞”旨在“练为修”。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认为就“对象、现实、感性”的认识,不能“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必须“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8]。对象性活动是通过实践将人的目的、理想、知识、能力等本质力量对象化为客观现实的活动。因此,实践创造出人的对

象世界,这是人类实践区别于自然物质形态和动物本能活动的本质。在人体文化中,同样的身体活动在不同的对象性活动中会产生明显变异。在与真实敌人对决、与虚拟对手较量中,踢打摔拿等技法因对象有别,彰显的作用与价值迥然。例如,裴洛臣以“手劈枯树”终止一场比试,蔡龙云运用“摘星换月”展现华拳的技击能力^[9]。在自然界中,虚拟攻防唯人类擅长;在人类社会,体系化的虚拟技击唯中国武术最为精致。

如此看来,习武人因对象的不同,其实践活动会产生变异。长此以往,中国武术的结构便会发生改变,结构决定着功能,在功能发挥作用的过程中表现出价值,有价值的作用反过来影响结构,使结构产生相应改变。结构具备的功能不一定能得到表现,多处于潜在状态,功能只有在作用过程中才会派生出广泛的意义。例如,当蜡烛被点燃,方可照明,派生发信号、传情感的功用。作用过程恰因加上人的需要与理解,使结构与对象产生关联,体现人化特征,且对人或物等对象产生明显影响,从而将其价值表现出来。对此帕累托认为:“逻辑行动都是由‘在逻辑上与目的相一致的种种举动’组成的。”^[10]中国武术的核心技击技术不仅具有“伐人”功能,因对象性活动的改变,更富有体现文明的修养身心、教化育人等逻辑行动的“塑人”作用。可见,对象性规定了中国武术的演进轨迹。

2 行分意合:中国武术的文明脱域

行无常,意常在。易变之行提供丰富的实践素材,意识将其积淀、梳理、汇聚为识。易动之行充满活力,探索中难存常态,须尚稳意识引导、把控、凝练。面对易动之行,人借知与行的合一实现重构。此乃行分意合。

(1)脱域分离常在,一统意识紧随。在人类漫长的演进历程中,人猿揖别,人逐步成为具有会使用工具、创造符号、懂得艺术等种差的高等生物。这种生物进化决然离不开人之善需和人文进化,人文进化使人类逐步脱域于低等动物。儒家强调“天地之性,人为贵”“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惟人为大”,而人的根本特性就是要“仁”,“仁者,人也”^{[11]138}。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子张问仁,孔子的回答是:“‘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

之。曰：‘恭、宽、信、敏、惠。’”^{[11]209} 孟子也认为“仁义礼智”四端俱全方为人。这一系列“入世”的思想推动着人从生物欲望中脱域出来，依照文化规范不断提高个人修为，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此过程须防止沉迷于世的人凌驾于社会和自然之上，老庄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强调了天地人的相互协同与辩证关系。对此，老子以微妙玄通之士为例，认为“孰能浊以止，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12]57}。只有善为士者，易达“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12]61}。由此历练出“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爵而常自然”^{[12]206}的“出世”思想，助人持道观政、待政，从世俗中脱域出来，以自然之态处世。同时，拥有广大受众的佛教以“涅槃成佛”呼吁人须觉醒、心灵应超脱，“超世”理念督促人不断脱俗自新。“入世”与“出世”一张一弛，形成太极式张力，不仅使中国人的思维保持在“贵和尚中”状态，也推动着中国人的行为始终处在“自强不息”的功夫运动中，再加上“超世”的力量，合而为一地造就了中国人守序自由的意向与意识。

(2) 脱域游于实践，思维凝于意识。脱域时时生、处处显，实践活动中游荡着各种脱域，思维牵住游弋的脱域，逐步凝练为稳定的意识。人所固有的攻击性常易脱缰，向善思维勒紧缰绳，驾驭攻击行为向特定的持武意识驰骋。思维作为意识的重要表现形式，与行为相融进行本体实践，丰富、凝练人的整体意识，进而借意识助推主动脱域。人的思维除了是客观事物的间接反映、人认知系列的高级认知之外，更是人独有的创造性心理活动^[13]。在人之需驱动下，创造性思维摆脱了间接反映的被动性，超越了仅作为认知环节的窘迫，以尽显人的主观能动性，登上人之为人的创造舞台，驱动着人以合规的行为进行实践。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理论揭示了思维、意识与行为的融通，“一念发动处便是行”，而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14]4} 只要“去私欲”“立志”“学以聚之，仁以行之”，便可知行合一^{[14]112}。因此，思维、意识是行为的内在活动，行为则是思维和意识的外显表现，思维将意识与行为合一，推动本体的实践活动。正是由于思维与行为的丰富实践，使思维富含主动、创造等色彩。在习武实践中，欲求本

能、随意的武技在人前管用，必须“日日新又日新”地凝练习练方式和方法，武术套路便是这种创造性思维整合下的习武行为表征。创造性思维指导人的脱域行为，脱域行为反身创造和重构意识，并再定序行为。从两两相对的实战到借靶、桩练功，用喂招、徒手习技，程式化的习武行为书写着中国武术从伐人向塑人演进的篇章。从持武向度的走向不难发现，基于持武意识、用武思维和习武行为所形成的涡旋脱域循环推动着习武人主动、积极地重组、创新。涡旋脱域相较摩尔根的台阶脱域更注重时空性、多元性、和合性。的确，德高技精的习武人感悟“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不可离”^{[14]39}之理，深知暴力危害，故择徒而授、隐击亮拳，从根本上消除暴徒入门、技击伤人，此即创造性思维之知，更是常态化脱域与程式化重构的行，两者逐渐合一，成为中国武术的主流意识。

(3) 脱域动态变化，逻辑聚合符号。关于脱域，吉登斯^{[15]18}指出：“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当下“脱域是一种对现代性状态的描述，即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时间和空间分离、伸延状态。时间和空间的相对价值发生重大变化，时空界限也被打破，这是对现代社会关系内部逻辑的动态描述，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运行机制”^[16]。该机制乃文化演进之轨。比如，统一的计时方式因为其抽象性而脱离于日常生活，脱域于托物定时的日常生活时间抽象为钟表时间，会与新生活重建联系。中国武术从冷兵器战场分离出来，技击被虚拟、抽象化，实现脱域，逐步衍生为武术技术之本，技法隐喻技击，重构为“技击钟表”。从捉虾、推磨、摸鱼、拧毛巾到爆发力、等长收缩，术语逐渐取代俗语，生成“技法钟表”。人往往根据惯常的实践活动，有意无意地将实践活动进行凝练，逐步形成了既代表具象又趋向抽象的符号。货币是典型的例子，从以物换物到钱币交易，再到数字货币，曾经的有形之物变成了虚拟的符号，且发挥着前所未有的作用，“货币是时-空延伸的工具，它使在时间和空间中分隔开来的商人之间的交易成为现实”^{[15]21}。抽象符号鲜明地展示出脱域与重构的历史性和广泛性。中国武术伐人一娱人一塑人的进程、招势一功法一意境的进阶，使技击的脱变具象化、功夫的成序抽象化，中国武术脱域后重构为“套路

货币”。习武人从中体悟“拳术中精微奥妙,其变化无穷,有神化不测之机,亦不过以数式数形,纵横联络变化而已,溯其源,皆出于河洛理数之原也”^[17]^[12]的意境。然而,大繁至简的“套路货币”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是击技术无法企及的。

(4)脱域随时而异,重构应时修正。时代更迭、时空分离造成具象“虚化”和实存“缺场”,两者叠加速旋脱域进程,面对这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以及种种异化,务必重构纠之。在具象的“虚化”中文字表现最为突出,“书写文字扩展了时-空延伸的范围,产生出一种关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思维模式,根据这种模式,对知识的反思性转换从既定的传统中分离出来”^[15]^[3]。文字记载没有了口传身授的亲切感,具象的身体知识被虚化,文本成为知识的仅有实存,此乃异化。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仅存文本,失去了具象的传人。实存的人和物无奈缺场,似乎缺场是脱域的必然。然而,在人体文化中实存的缺场实属脱域的异化。试想,即使影片中的虚拟人物是人们膜拜的偶像和习武的动力,也无法挽救中国武术人口日趋萎缩的局面,究其根本便是因真实的习武人缺场,民众难以真切地认知默会性的中国武术。对此,中国武术亟须培育与原生态分离脱域的,合乎时代要求的,能够传授人人可习、人人爱练的武艺传承人,使其重新入场,以善性的、以搏塑人的形态站立于充实生活、塑造生命之巔,还原中国武术形象。

(5)脱域借力人化,人化为人所用。文化的脱域表现为主动应对种种挑战,遵循事物发展规律,克服在场特定时空的局限,演绎出具有共享价值的符号并进行返场,以再定序活动指导实践的重构生成力。诸如互联网、汽车、手机、高铁、人工智能、光伏发电以及武术套路等人化成果,在实实在在地为人服务中凸显了人化为人价值。当文化“摆脱”旧场域与原生态,在无限的时空“再生产”中,具备创造性思维的“精英”们(专家系统)率先通过技术性知识将时空重新联结起来,形成共性的“象征标识”,促使文化脱离原生场所的局限性,生成新的集合^[18]。在吉登斯^[15]^[19]看来,象征标识“指的是相互交流的媒介,它能够将信息传递开来,用不着考虑任何特定场景下处理这些信息的个人或团体的特殊品质”。武术套路便是精英拳种传承人以专业技术对各种身体、技法要素进行脱域与重构形成的中国武术特有的象征标识。

3 向善而生:中国武术的文明重构

3.1 武术套路:中国武术特有的象征标识

脱域后的武技处在离散状态,本能类身体记忆固存于习武人的身体,在习武人看来,此类身体记忆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不易体现其价值。为生存、谋发展,具备善良意志的习武精英率先进行武技的重构。终于,中国武术以尊生、贵生、养生为目标的套路运动,化击技术为技法组合,实现富含哲理的身体较量和典雅的身体建设,锻造造成以搏塑人的人体文化实存^[19],催生为文化记忆。这种建立在人本基础上的以搏塑人武术套路,借文化涡旋脱域重构之力推动武术文化演进,成为中国武术文化记忆中最突出的象征标识。

象征标识的形成是一个系列的、渐进的过程,习武人创造的程式化武术套路帮助习武人:从战争秩序中脱域,因“止戈”而生成富含“勇—智—仁”^[20]等核心要义的厚德载“武”格局;从意识秩序中脱域,将“专气致柔”的“崇婴”之情升华为习武报国的“赤子”之志^[21];从自然秩序中脱域,汇集“不争而善胜”^[12]^[27]等自强不息力量,书写出身体起承转合的艺术^[22];从社会秩序中脱域,以家国为舍,聚合为超血缘、术相联的习武群体;从文化秩序中脱域,以兼容并包的胸怀,重构拳种多元一统的中国武术文化圈;从经济秩序中脱域,以人的贵生为本,积淀着强健的身体资本;从哲理秩序中脱域,以主客合一的和合为命题,绘制术道并重的身体哲学蓝图;从生物秩序中脱域,演绎着人的运动技能,形成中国式养生蓄能运动;从实存秩序中脱域,以阴阳为基,实现技击的虚拟抽象;从技术秩序中脱域,持上善若水之道,实现守序的技术自由。

中国武术围绕人本位的系列脱域后,重构的成熟、有益的武术套路秩序,以更具代表性的共享价值的文明符号返场,对中国武术实施再定序。正如吴连枝生动地比喻,由字组成的句子方能准确表达意思,单式动作相当于字,组合或套路如同句子。单式技法欲求用于实战,必须借助组合熟练之,走架可知己,打手方知人。吴旻在《手臂录·石敬岩枪法记》^[23]中强调,“戳、革既熟,然后教以连环”,连环就是一戳一革等技法互为主客的组合,丰富的身械协调也以套路精炼技法,由此衍生出杨家、马家、沙家等流派。郑若曾^[24]在分析抗倭实力时,难掩使枪之家十七、使刀之家十五、使棍之家三十等“中国武艺不可胜纪”的自豪,可见以套路

为标志的武术秩序已达鼎盛。因此,依特定技术逻辑将核心技击方法升华为塑人技术的程式化武术套路“在明代就已经大行天下……到清末,所有武术拳种门派,已经没有哪一个是没有套路的了”^[25]。

3.2 智慧凝练:中国武术象征标识的汇聚

武术套路汇聚为象征标识的过程是文明凝练的过程。

(1)超家族的拳种称谓。杨露禅三赴陈家沟学习太极拳,后赴京教授太极拳,创杨式太极拳。杨式太极拳力求健身,从陈氏太极的技击中脱域而出。习练杨式太极拳的人群大多是达官显贵,与陈氏太极拳的习练者有所不同,面对此类受众,杨露禅本着“太极者,无极而生,阴阳之母也……虽变化万端,而理惟一贯”^[26]的原则,对陈氏太极拳进行适度重构,由此,新式而非新氏太极拳面世。杨式太极拳之“式”较“氏”更开放,跨越了氏族门派的藩篱,彰显了多元并存的文明胸怀。之后,武术套路多以技术命名,这是中国武术脱域门户、走向一统的文明标志之一。

(2)善脱变的身体文化。习武人“脱枪为拳”类的行为成就了身体武器。“清初形意拳的创始人,人号‘神枪’的姬际可,他的形意拳就是在六合枪的基础上脱枪成拳,自成一派。”^[27]脱域于枪法的劈崩钻炮横拳法帮助习武人练就强悍的身体武器。与此同时,习武人遵循阴阳易变、五行相生原理的“身心兼修”行为,将身体武器广泛地脱变为提高人体机能、陶冶性情的修炼方法。习武人因地制宜地“借器促武”,利用各种兵器延伸了武术技法。其间,源于生产、生活用具的十八般兵器特化为兵器后实现了首次脱域,当部分兵器被派生为法器、礼器、权杖、饰物后,武术兵器再次脱域,衍生为以套路演练为主的十八般武艺,极大地丰富了武术技术体系。

(3)重本体的身体创造。习武人拥有创造力的身体,从剥夺生命到尊重、成就生命,创生出符合生命塑造规律、有益生命质量的特有养生术^[28]。在身体创造中,中国武术从以搏伐人向娱人、塑人、完人方向转化^[29],这是本体价值取向的行为表征,“武术实践通过性情生成的变易功夫、自然性情的不易功夫与心统性情的简易功夫等,在实现趣味与性情移化、改造身体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武术人的精神与情感世界”^[30]。“武术人的身体完成了由工具性的技术传承主体到目的性的自我实现的主体转化,既成为整体性

的武术人,也实现了个体性的自我。”^[31]习武人自我赋能自身身体,塑造健康的身体资本,促使其社会、文化、经济资本增值。中国武术的身体创造从本能中脱域,在文化中重建,从野蛮中脱域,在文明中重构,重构出的武术套路成为人类文化中独特的文明身体创造。

(4)趋善良的持武向度。习武人为生存,通过良知追求、良民形塑等一系列从善的身体化活动,使身体暴力的搏杀演变为身体力量的套路演练,被世人接纳,实现了脱域重构。在具身的道德礼仪的身体阅读和体验中,习武人深切地理解“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12]^[116, 181]之道后,坚定了祛恶从善、以善性履善行、求“与天合其德”的持武向度,成功地运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非攻”套路实现了“兼爱”。即便不得已实战,习武人也循“以身为度”“为仁由己”“利用安身”原则点到为止,凭“德性与能力”内在交融的修养之方、内矩与外矩相互关联的自在之境、成人与成己彼此交错的高扬之维的善行,以德制人^[32]。借“格拳致知”^[33]进行人格修炼,克服暴力惯习,彰显口德、手德、身德,改一招制敌的搏杀技术为点到为止的娴熟技能,变利己私斗之径为报效国家之途,创造出练以为健、练以塑生的武术套路,构建起人类独特的蕴含搏杀元素与脱域格斗技能、追求德技双馨的善良身体文化。

(5)通哲理的武术拳论。拳论是武术技术的理性升华,是一种从技术实在向抽象理论的重构。在采借中,习武人巧化阴阳、五行、八卦理论为拳种命名,为拳理注释,告别了习武人身体活动的孤立无援,完成了主客两分的脱域,实现了文武兼容,增强了自我生存的文化能量。同时,习武人通过身体重构出身体太极、五行、八卦,以主体自我对客体自身进行主客合一的修炼,特别是习武人借“万物生生”引发拳种分化、升华的“变化无穷”拳理。“以刚柔为基和‘易六位而成章’的系统完整的《周易》体系的真正确立”,其阴阳论实为“从具体的、复杂的、相济的‘以身体之’的触觉方式,向抽象的、教条的、归一的‘以思知之’的知觉方式的改变”^[34]。武术套路的身体将刚柔生动地演绎为技法的阴阳,如习套“体之”,而后“以思知之”的拳理“十二型”,生动地呈现出动态阴阳的身体符号,完成了对哲理律条的理论脱域与身体重构。正是,唯习武人也,得武术套路之秀而最灵。

4 聚能赓续:中国武术的文明传承

4.1 以搏塑人:中国武术的聚能逻辑

人类发展从薪碳、化石到核能使用,始终在伊恩·莫里斯的能量获取^[35]、莱斯利·A·怀特的“ $C=E \times T$ ”的能源利用^[36]过程中引发社会、文化变革,促使文化沿着摩尔根的台阶、汤因比的登山理论、埃利亚斯的型构等线性逻辑拾级而上。然拾级而上的文明理论易出现忽视弱势文化、强调文明等级,此类文明论断确存“‘文明’传统上被用来意带褒贬地为各个社会的经济、道德和政治进步排出等级序列”^[37]之嫌。事实表明,中国武术的确不存在哪个拳种先于、优于其他拳种,拳种间的交融形成了多元的拳种并存体系。文化是人类在“自然化人”不足时,刻意地“人化自然”“人化自我”,以求达到“为人”生存与发展,为人类社会前行提供动力。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并非所有的人化都是积极、合理的,如工业污染、战争攻伐等未给人类带来益处。唯有当人化逐步趋于合理、有效,特别是有益时,使“为人”的文化成为人的共识和共享的客观实在,方才步入文明状态。

在中国武术体系中,太极拳率先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便是明证。文化存在相对性的强弱,而文明并不存在等级。中国的文明概念深刻地阐释文明真意,汉语中的文明“不是在18世纪西方的‘civilization’的含义上使用的,所以其中并不必然包含进化论的含义,也并不必然包含不同文明之间的高低优劣区别”,而是孔颖达所强调的“人文化成”且能“光明普照”的“为人”文化结晶^[38]。该观点能充分解释各民族都有独到的文明贡献,各文明唯有不拒细流,将众多文化聚合为“光明普照”的文化,方能升华为人类的文明。“文明是人为为有序、有益、成熟、共享的,富含为人含义与价值的,可满足人类共需和实现共享的高级文化。”^[19]如此看来,文明特别是身体文明不是从低向高简单地线性进化。戚继光^[39]列举古今拳家,宋太祖三十二势长拳、六步拳、猴拳“实大同小异”,温家七十二行拳、三十六合锁、八闪番等“亦善之善者也”,可见各美其美的拳种“似无预于大战之技,然活动手足,惯勤肢体”。诸拳种因习武人“身体是未完成的实体……始终处在流变状态”^[37]而蓄势待发。非线性的地方性文化在阴阳张力作用下形成的涡旋脱域中聚合,重构向心力,将有序、有益、

成熟、共享的为人文化聚合,脱域离心力将非为人的文化甩出文明体系。即便“无预于大战”以搏塑人的套路、拳种被军事家所蔑视,却终因与人为善、有益为人的价值而聚合成体,流传至今。因此,文化向文明的转化是螺旋上升的涡旋聚能过程。有序、有益、成熟、共享等文化属性旋至中心,凝聚为文明内核,释放出不懈的能量。

(1)有序是文明的前提。秩序是自然、社会、文化、经济的基本特质,拥有秩序,事物的结构趋于健全。系统论强调系统是一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元素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系统只有具有一定的、有秩序的结构,才能执行特定功能,发挥必要的作用^[40]。武术的有序在李小龙看来体现为“身体是一个自我管理的有机体”^[41],习武人能够有效控制。因此,中国武术在追求“天人合一”的秩序中自信地表现出拳种流派成体、功法包罗万象、拳理融会贯通、习练崇尚自然等多元一统的武术技术秩序。其中,主要通过武术套路,或以引进落空、刚爆直取、脱身换影,抑或以妙在寸中、放长击远凝练击技术,重构拳种共同遵循的技术秩序,最终以有序的套路节奏、劲道、韵味、质感、意境构成拳种风格标识,整体聚合为中国武术的文化秩序。

(2)有益是文化进阶文明的核心。人类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能够对人类有益的文化得以亘古传承。恰如农业有益于人类生存和发展,“在距今10000年前到距今2000年前这段人类发展史上相对短暂的时间里,全世界大部分的人类都转向农业”^[42],农业进阶为农业文明。民众的生活选择是文化升华的根本,有益于民众生活的文化定将成为人类的文化主体。试看,民众在追“侠”、塑“侠”中,围绕“新民”目标,将“救国”“尚武”“雄健”作为书写重点,刻画出“为国为民”“刚强奋发”“体健技强”的新形象^[43],此举赋予中国武术益于社会、文化的内涵和文明价值,助力中国武术摆脱狭隘的搏杀制人场域,进入广阔的修为制己空间,以世间少有的缘于暴力、臻于善良的有益为人的文化典范,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构成。

(3)文化成熟是文明的标志。任何文化唯有达到成熟状态,才能最优、最大化,成为某种文明的标志。“大道其行也,天下为公”的儒家文化延绵数千载未中断,“学统的儒学……为我们当前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和谐社会提供有积极意义的思想资源,又能对全人

类社会合理和全面的发展有普世意义”^[44]²⁴。中国武术演进至今,在“以用为主”的体用观主导下,武术学术研究形成以应用性研究为主、理论性研究为辅,术化为主、学化为辅的趋向^[45]。随着武术学理日臻成熟,彰显仁义为本、德贯始终,厘定统序、标示正宗,以心传心、身体心验,技以承道、技道参融等^[46]的武学理论进一步完善武技,使以德技双馨为内涵、成己兼善作外延的“以搏塑人”武术技术体系更加成熟,为满足多元需求的民众提供了丰富拳架、多元功法、深厚功力、深邃意境的武术文化。

(4)文化共享是文明的目标。文明作为有益为人文化的结晶,其指向为共享。独享的文化因势能有限难以持久,共享的文化能占据更辽阔的时空。这一切皆因人之需,“文明是一元的,是以人类基本需求和全面发展的满足程度为共同尺度的”^[47]。对照文明属性,中国武术在丰富成体的拳种、术道并重的理论、贵德养生的结构、满足共需的形态等方面具备了以搏塑人的文明特质,已然成为文明的武术^[48]。太极拳现今枝繁叶茂,各式太极拳“虽变化万端,而理惟一贯:由著熟而渐悟懂劲,由懂劲而阶及神明”。以此可修得“见人所不见,知人所不知”的“详(想)推用意终何在,益寿延年不老春”之神明,“神明者,先胜者也”^[26]⁴²⁻⁶⁹。这种习武指向符合文明社会共需,故太极拳成为武术文明先行的拳种。从武术文化集散地沧州可管窥德才兼备的习武人为后世积淀的共享资源:德技双馨,矢志不渝,如明代毕坤所言“欲习上乘之法,当先存一点救世之心”^[46],郭长生为人谦和、艺高不狂、才高不傲、侠肝义胆,以身作则引领贵德武风;勇于创造,不断探索,杨昆山燕青拳、邱占魁太祖拳,特别是侯玉和的四门叠刀绝技,作为“挂棍”活动的吸睛热点,不仅成为沧县武林的经典记忆,更推动着中国武术的套路化;擅长汲取,不懈拓展,肃宁武师张子谦与昆剧同台演出,时唱时打,武术与戏曲、文场与武场、唱念与武艺不断融合,创生“武术戏”新业态;武医融合,开创先河,武术与中医互嵌践行为人服务,佟忠义、马凤图成为救死扶伤的名医,缘于李氏大陆合拳的,融习套、养生、康复为一体的沧州六合武医名噪一时^[49]。

综上所述,中国武术主要通过“以搏塑人”的武术套路实现武术的有序、有益、成熟、共享的文明聚能,为“脱伐生艺”有益为人的文明赓续奠定了坚实基础。

4.2 脱伐生艺:中国武术的赓续理路

中国武术与多元文化相互交织,其中武战相生、武舞相推最为明显。中国武术受军事活动影响至深,习武人始终将搏杀技法作为核心技术,为应对禁武、抑武,他们以隐击的武术套路熟之、精之,以备战时管用。通过武术套路存储、凝练击技术,无意间强化了套路形态的延续,开辟了以搏为本,从伐人、娱人、塑人到完人的演进之路。中国武术备受舞蹈的践美、抒情魅力影响,从越女剑论、项庄舞剑、裴旻剑技、公孙剑器、女飏武艺、镖师亮拳、天桥把式、演武大会一路走来,直至竞艺武术甚至竞技武术,武舞因子有增无减,从习武“磨刀”至“玩刀”的脱伐生艺,充实着中国武术的艺术性,使艺术化的中国武术从小众持武走向大众习武,成为区别于其他肢体冲突类身体文化的重要特质。至此,“中国武术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而被各国人民喜爱,在全球范围内之政治、外交、文化、旅游、运动、康养、影视、游戏、传媒、教培、商业化运营诸领域,皆有其巨大的‘用武之地’”^[50]。在文武交织、相分相合过程中,善良的习武精英面对对象性活动的变异,主动利用涡旋合力,推动中国武术聚合为以武术套路为主体,兼容搏击、功法、养生、鉴美等形态的统一体,凝练成中国武术文化的象征标识,这是中国武术传承之历史根脉。在习武人的善良意志驱动下,中国武术经过涡旋脱域,汇聚重构为符合有序、有益、成熟、共享文明标准的武术套路体系,使中国武术沿着身体化一套路化一文明化的轨迹运行,构成了中国武术的演进逻辑。

中国武术从被战争、私斗束缚到被经济吞噬,其发展逐渐被技击、功利观念统辖,习武人的唯技击观与唯经济主义的消费泥淖一样,以金钱、物欲和功利为核心,阻碍着人的意识发展^[51]¹⁷。马克思认为这种状态需要摆脱,当人摆脱此类依赖,消除其消极影响,才能进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文明”阶段^[52]。人类须持善于脱域、巧于重构、一统为人的思维,与桎梏人类的“依赖”分离。中国武术亦须摆脱以技击为噱头的依赖,以自由、全面发展的统一体的武术套路带动中国武术文化发展。在莫兰^[51]¹²³看来,“统一性创造了多样性,而多样性本身只能通过统一性充分发展”。事实上,“文明都是以对本能的节制为基础的”^[53],抑攻击性、彰艺术性的“以搏塑人”武术套路作为中国武术文化的统一体,通过“拳术之道体用兼

备,数理兼该,性命双修,乾坤相交,合内外而为一者也”^{[17]153}的模式,克服伐人的伤害,与多样性社会文化生活交织,全面、深入地再融其中,表现出强劲的文化基因势能。此文化基因早已启动,据载程廷华磨眼镜片时,单腿交替半蹲支撑,做工练功两不误^[54]。与贴合生活的艺术交融,武艺的亲民性拓展了中国武术的发展空间。国人晨练、节庆演艺、习武升迁、武技营生等展现“日常生活的武术化”“武术技术的生活化”^[9]的脱伐生艺武术,温润地发挥娱人功能,彰显塑人作用,实现成人目标。“中国武术在修身成人过程中具有无可替代的桥梁作用,是彰德证道、实现精神超越的重要载体。”^[55]伦理教化、关注生命、珍视生活的文明新形态不仅是国人尚武的文化基因,更是世人习武的文明价值所在。

文化为人,文明则有益为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文明成为人类共同目标,这取决于文明更关注生命和生活,以及衍生的有益为人精神与价值。中国武术的文明演进理路得益于有益为人的尊生文化,尊生文化氛围促使习武人智慧地通过贵生实践,将武技成功脱域于身体暴力,借武艺为生命、为生活、为人进行身体建设。①尊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印刻着“不知命,无以君子”^{[11]242}的痕迹,无论天命还是生命,命即是人之基,命更是自由、全面发展之基。超生物的生命价值十分关键,圣贤“死而不亡,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就在于圣贤在道德、事功和学问上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给世间留下不朽的精神^{[44]281}。墨家督促武侠恪守身贵于天下,遇到大义须舍身取之^{[56]68}。这种脱域于狭隘的生物之命升华为追求自由、发展的,能立德、立功、立言的生命,才是生命的真实价值。中国武术在立命基础上,通过苕乃周的“温养合法”,戴龙邦的“精养灵根气养神,养功养道见天真”,王芗斋的“击养一体”等殊途,同归于“单练修身,对技齐家,人我合一则家齐”(孙禄堂语)的修为,诸法将技艺推向了著显“道”生生之德的功夫境界^[55],成为求“三立”之道,从而提升中国武术的文化含义。②贵生实践。习武人坚信万物均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12]165},生命源于气的聚散,气之聚在于化神,神衍生出和合精神。习武人苛求精气神一统,由于“神由气生,气自有神”,拳术上乘神化之功在于“炼气化神”。“武术之‘气’作为介于‘虚’与‘有’之间的‘实象’,深切打通了身体技艺和生命意识”通道,“一气具身”成就生命^{[56]158-159}。可见,

在贵生意识下,拳术化、养生化和游戏化等文化再生产是暴力文明化演进的重要机制^[57]。得“三化”之秀的武术套路在生命冲动中循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后化育万物的逻辑^{[11]334},从生命塑造中凝练有序的贵生、有益的善良、成熟的身体、共享的文化,塑造着有精神内涵的生命,其文明价值非凡。相较于击技术,武术套路克服了“暴力”桎梏,重构为自我的身体建设;相对于舞蹈,武术套路拓展了“欢愉”边界,释放习武人自觉的生命价值,推动中国武术衍生为生命艺术;相较于体育,武术套路跨越了“生产”围墙,以成就生命的功夫纳入、引领世人的生活方式,成为生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一种生活方式归根结底就是一种功夫行为的展现”^[58],在亲民的功夫生活中,习武人视“拳坊”“武技”为财产,以“师徒”“武友”圈子为家,持“贵生”“兼善”修道德之功,深度诠释着列斐伏尔的生活财产、家庭、道德常量^[59]。习武生活聚能增值的功夫生活价值拓展了中国武术的生存空间,为人提供了自由、全面发展的文明共享新途。

“人之道,为而弗争。”^{[12]302}武术技击已回天乏力,武术套路大行其道,此乃文明生活必需,为文明赓续的根本。何必既得艺必试敌?历史证明:脱伐生艺的“以搏塑人”武术是中国武术文明化的支点,武术套路是撬动中国武术文明演进的杠杆。逻辑推断:唯有具有积极意义、永恒价值的有序、有益、成熟和共享的“功夫”生活文化才能有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故而,避免重温技击、直白竞争的武技,不断完善贵生、善良、鉴美、为人的武艺是人类共需的文明,为生命、为生活、为人的套路化—文明化是中国武术演进的必由之路。

5 结束语

中国武术文明演进是在脱域作用下,从身体暴力走向生命艺术的历史,脱伐生艺的武术套路蕴含的塑生命、重生活等为人文化是人类共需的文明。基于此,中国武术应立足文化阵地,坚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根脉,以守正创新的思维面对现代社会的文明对象,遵循中国武术生成、文明发展和传承的涡旋脱域、重构规律,借助生生不息的脱域涡旋力量,系统地将武技重构、完善为非对抗的有序、有益、成熟、共享的“向善”“贵生”生活武艺,以中国式现代文明的武术套路新形态进行共享与传承。

作者贡献声明:

陈青: 确定论文主题, 设计论文框架, 撰写、修改论文;
张扬: 整理文献, 撰写论文;
张晶: 实证调研, 核验文献;
周嵩山: 古籍索引, 修改论文。

参考文献

- [1] 新华社.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3-06-03(1)
- [2] 郭玉成. 武术谚语辞典 [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20: 238
- [3] 王先谦. 庄子集解 [M]. 沈啸寰,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78: 270-272
- [4] 班固. 汉书: 上 [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8: 180
- [5] 张震. 中华武术通史: 第一卷 [M].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21: 70
- [6] 司马迁. 史记: 十 [M]. 陈曦, 周旻, 等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22
- [7] 李仲轩. 逝去的武林 [M]. 徐浩峰, 撰文.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266
-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33
- [9] 戴国斌. 武术对手的文化研究 [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06, 30(5): 65-70
- [10] 帕森斯. 社会行动的结构 [M]. 张明德, 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3: 795
- [11] 四书五经 [M]. 郭丹, 等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 [12] 老子 [M]. 汤漳平, 王朝华,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 [13] 梅杭强, 薛欣, 丁保玉, 等. 武术套路运动技法的艺术思维本质与方式研究 [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13, 28(1): 26-30
- [14] 王阳明. 王阳明集: 上 [M]. 王晓昕, 赵平略,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 [15] 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 [M]. 田禾,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 [16] 李伟, 李资源. 脱域与嵌入: 理解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开放的两个维度 [J]. 广西社会科学, 2021(1): 147-153
- [17] 孙禄堂. 孙禄堂武术集注 [M]. 孙婉容, 校注. 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
- [18] 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M]. 夏璐,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42
- [19] 周嵩山, 张晶, 陈青. 中国武术文明化维度研究 [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23, 40(6): 735-743
- [20] 岳涛, 戴国斌, 苑城睿. “止戈为武”考辨及中华武德核心结构探讨 [J]. 体育学刊, 2023, 30(1): 40-46
- [21] 张再林. 老子的以屈求伸之身道及其体现 [J]. 中州学刊, 2016(11): 97-106
- [22] 金玉柱. 中国武术“起承转合”的思维方式与运行逻辑 [J]. 体育与科学, 2018, 39(3): 107-113
- [23] 吴旻. 手臂录 [M]. 张雄鹰, 常学刚, 校点.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附卷 26
- [24] 郑若曾. 江南经略 [M]. 傅正, 宋泽宇, 李朝云, 点校. 合肥: 黄山书社, 2017: 557
- [25] 程大力. 套路武术 中国舞蹈: 论竞技套路来自何方去向何方 [J]. 体育学刊, 2013, 20(1): 6-13
- [26] 李亦畚. 王宗岳太极拳论 [M]. 二水居士, 校注. 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
- [27] 杜舒书. 秦晋武术文化研究 [J]. 体育科学, 2013, 33(4): 70-90
- [28] 陈青. 武术本质的立体探析 [J]. 中国体育科技, 2022, 58(7): 107-112
- [29] 陈青. 习武人的身体创造 [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8, 44(6): 50-55
- [30] 金玉柱, 李晨然, 李丽. 趣味与性情: 中国武术功夫实践的生活面相与人文观照 [J]. 体育与科学, 2024, 45(1): 65-72
- [31] 杨国珍, 段丽梅. 主体生成与转化: 中国“功夫”话语对当代西方知识论的价值超越 [J]. 体育与科学, 2023, 44(6): 19-27
- [32] 金玉柱, 王岗, 李丽. 中国武术“点到为止”理念的身体伦理学论绎 [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8, 52(2): 70-75
- [33] 戴国斌. 中国武术教育“格拳致知”的文化遗产 [J]. 体育学刊, 2017, 24(3): 16-23
- [34] 张再林. 刚柔与中国古代的身道 [J]. 中州学刊, 2017(8): 99-106
- [35] 莫里斯. 文明的度量: 社会发展如何决定国家命运 [M]. 李阳,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4: 103
- [36] 怀特. 文化的科学: 人类与文明研究 [M]. 沈原, 黄克克, 黄玲伊, 译.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8: 64-89
- [37] 希林. 身体与社会理论 [M]. 李康, 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1: 237
- [38] 文扬. 文明的逻辑: 中西文明的博弈与未来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45-50
- [39] 戚继光. 纪效新书: 十八卷本 [M]. 曹文明, 吕颖慧, 校译.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227-228
- [40] 陈蓉霞. 贝塔朗菲: 人文系统理论的先驱者 [J]. 自然辩证法通讯, 1995, 17(1): 65-74
- [41] 尹永佩, 连亚菲, 刘福根, 等. 以影释武: 李小龙武道哲学

- 的身体叙事及时代价值 [J]. 上海体育大学学报, 2024, 48(4): 58-69
- [42] 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 [M]. 董书慧, 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25
- [43] 周延, 戴国斌, 段丽梅. 近代“武侠”形象的再造与“新民”动员 [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23, 47(12): 97-106
- [44] 汤一介.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9
- [45] 刘红军, 刘洪, 戴国斌. 近代武术“以用为主”的学术转型 [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23, 47(9): 14-21
- [46] 刘韬光, 郭玉成. 宋明理学道统论视域下传统武术传承思想论绎 [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23, 47(7): 42-52
- [47] 陈炎. 文明与文化 [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6: 5
- [48] 陈青. 武术文明发展寻绎 [J]. 武术研究, 2022, 7(11): 1-3
- [49] 刘永福. 沧县武术: 下卷 [M].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沧县委员会编印(内部资料), 2023: 755-774
- [50] 岳涛, 戴国斌, 刘洪. 人类搏击的“生活化转向”及其对中国武术发展的启示 [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23, 40(2): 221-228
- [51] 莫兰. 整体性思维: 人类及其世界 [M]. 陈一壮,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 [52] 韩震. 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历程 [J]. 人民论坛, 2021(34): 14-21
- [53] 何平. 文化与文明史比较研究 [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9: 16
- [54] 张震. 中国武术功夫论的身体素养意蕴与价值 [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20, 54(10): 58-64
- [55] 尹永佩, 姜传银. 武以成人: 甲骨文“我”字的尚武基因及其教化价值 [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22, 46(11): 61-74
- [56] 张震. 记忆·想象·认同: 中国武术本质的身体史谱系 [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19
- [57] 戴国斌. 中国武术的文化生产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41-80
- [58] 吴震. “功夫”何以成为哲学?对《儒家功夫哲学论》的一项讨论 [J]. 船山学刊, 2023(4): 19-35
- [59] 列斐伏尔. 日常生活批判: 全3卷 [M]. 叶齐茂, 倪晓辉,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858

A Study on the Civilization Evolution of Chinese Wushu

CHEN Qing¹, ZHANG Yang^{2,3}, ZHANG Jing¹, ZHOU Songshan¹

Abstract: The question of in what ways to evolve for Chinese Wushu with its deep heritage, is crucial for it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show that Wushu artists, evolving from adversaries to allies through their interactions, are driven by a sense of benevolence, which fosters a creative thinking and wisdom. They use the elements in Wushu techniques to transcend traditional boundaries, gradually forming a symbolic identity centered around Wushu routines. This symbolic form then influences the reordering of Chinese Wushu. Wushu routines, as a reconstructed form that focuses on and shapes life, endow Chinese Wushu with the attributes of order, benefit, maturity, and universality. This transformation turns Chinese Wushu into a civilization achievement that guides human culture with a non-confrontational technical order, indicating the overall formation and enduring development of Chinese Wushu. Chinese Wushu can not go with the flow. It should follow its own evolution laws, adhere to the national cultural battlefield, inherit and continue the new form of Chinese modern civilization with Wushu routines as the mainstay.

Keywords: Chinese Wushu; objective activity; transcend boundary; new forms of civilization; inherit

Authors' addresses: 1. Wushu Department, Hebei Sport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800, Hebei, China; 2.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Gansu, China; 3.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